

寸陰集

吳中偉院士詩文選

于志大題



吳中偉
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寸 阴 集

吴中伟院士诗文选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58 号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我国著名的建筑材料专家吴中伟院士的部分诗文选集。前后跨越 60 余年,内容丰富、涉猎面广,包括海内外游踪、故乡情结、唐庄务农、伉俪情等。这些诗文均是写于繁忙的工作之余,作者以质朴、清新的笔触,抒发了对大自然的赞美,对祖国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,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一位老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的心路历程。作者在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,笔底出之,对环境变迁都能独抒己见,有所领悟,实为难得。反映了一位科技专家的文化修养素质,为中青年树立了一个典范,对广大科技人员及热爱生活的人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。

书 名: 寸阴集

作 者: 吴中伟

出版者: 清华大学出版社(北京清华大学校内,邮编
100084)

<http://www.tup.tsinghua.edu.cn>

印刷者: 北京清华园胶印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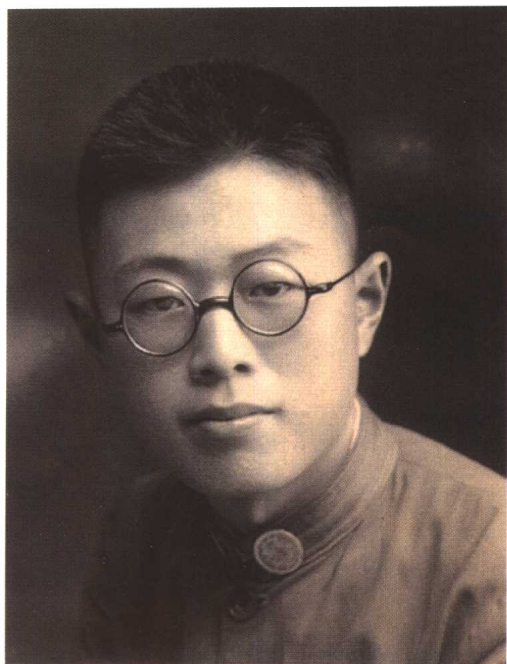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3.875 字数: 51 千字

版 次: 1999 年 10 月 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302-02404-9/I·25

印 数: 0001~1100

定 价: 28.00 元



1936 年 苏高中毕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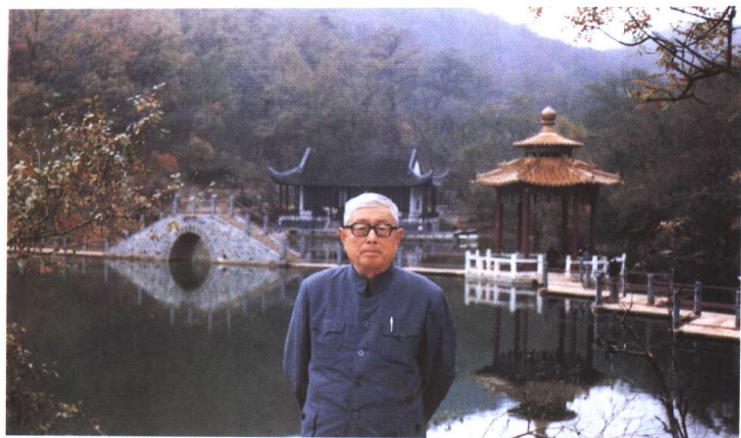
81 岁生日 凤棣绘梅兰竹菊相赠



1959 年 首次登黄山莲花峰



1984 年 巴基斯坦拉合尔国际会议发言



1962 年 苏州



1986 年
东京工业大学
讲学



1992 年 10 月张家界



1994 年 天山天池船上



1982 年 巴黎



1983 年 华盛顿



1957 年 莫斯科



1986 年 巴西里约热内卢钓鱼角



1998年 香山植物园



1999年 玉渊潭赏樱

代 序

我与吴先生相识是在 70 年代末期,当时清华大学土木系正处于文革后的恢复期,而建筑材料学科更是历尽劫难:原有建筑材料教研组的绝大部分老师离开了土木系,堪称历史悠久的建筑材料试验室也在文革中整个划归了外系。就在这重建学科的关键时刻,吴先生慨然允诺到清华大学土木系兼职,指导学科发展,点拨研究方向,培养教师 and 研究生;他每来学校,谈学问,上讲台,总是精神矍铄,诲人不倦。这样十年之后,清华大学竟能在国内第一个申请到建筑材料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点。

我们从吴先生那里学到的绝不仅是专业知识,受益更深的还有他孜孜矻矻的严谨治学精神,以及他朴实无华、携助后进、扬人之

长而又惟恐不力的诚挚待人态度。说起吴先生，很容易想起清华校训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，吴先生可谓是这一格言的身体力行者，是我们后学一代的学习榜样，尤其对清华学子来说更是如此。

这些年来，大家都知道吴先生是我国建筑材料界德高望重的宗师，很少有人了解吴先生还能写诗，够得上一位诗人。

这本诗集，录入了吴先生的部分诗篇共二百余首，前后跨越六十余年，内容丰富，涉猎面宽广，包括有海内外游踪、故乡情结、唐庄务农、伉俪情等等。可以看得出，这些诗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成的，给人以热爱生活、珍惜寸阴的强烈感染。其中苦辣甜酸，笔底出之，都能独抒见解，有所领悟，绝无颓唐之气，处处鼓励人们奋发向上。如写他在文革时期下放唐庄务农的感触有：“唐庄八百日，亦囚亦神仙”，即可说明他对生活的态度。诗，似乎给了他科技工作外的另一片天空，体味

着另一种心情感受。翻开他的诗集，有如春云渐展、流光逗影，使人有如游旧境，如逢故人之趣。

吴先生一生以“爱祖国，惜寸阴”为座右铭，因以“寸阴”名集。

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要我为吴先生的这本诗集写个序。作为吴先生的学生，我既不懂诗，又未能在工程材料专业上入门，除惭愧和惶惑外，实不敢承诺这一要求。这里我只是有幸作为诗集付梓前的第一批读者，写一点感想。这本诗集的出版，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吴先生，并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。从专业意义上说，诗集在文学上的地位当然不能与吴先生的辉煌科技成就相比，但它却蕴藏着一个科技人员所应有的生活理想和追求，反映了一个科技人员所应有的文化修养素质。教育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之后，素质教育、全面发展、创新精神以及承认个性的差异又重新得到重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吴先生

的这一诗集也为我们从事技术工作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,有着它的特殊吸引力。这可能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刊印这本诗集的又一意义所在。

陈肇元

1999年8月于清华园

一、诗词管窥

中华诗史，源远流长。从《尚书·舜典》“诗言志”记载始，即有四千余年历史。迄今可见，以诗经、楚辞为源，古风、乐府、律诗、绝诗、词、曲，流变递进；四言、五言、七言、长短句，绚烂纷陈；更有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史称“三绝”，彪炳于世，泱泱中华，实无愧诗国之美称。

清末民初，古典诗词趋于式微。有识之士倡导“诗界革命”；“五四”运动中新诗崛起，发展迅猛。50年代，毛主席指出：“诗，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，旧诗可以写一些，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，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，又不易学。”作为深谙旧体诗词的伟大诗人，虽对新诗现状不尽满意，认为“用白话写诗，几十年来，迄无成功”，能提出如此意见，岂止难能可

贵；所讲新体诗应当“精炼、大体整齐、押韵和从民歌吸收养分”，虽为一家之言，但确系真知灼见。

目前，诗坛佳作不多。总体而言，症结在于尚未构建起适应时代特征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、能为不同读者群喜闻乐见的新的诗体形式。如新诗，过分的散文化，译诗化；或直白如水，或朦胧得不知所云；新则新矣，却很难与人们心目中崇尚的古典诗词相抗衡。中国新诗第一人胡适曾倡言：“作诗如作文”，“话怎么说，诗就怎么写”。但如果诗缺少美的意境和韵致，不能给人以激情，平淡无奇，味同嚼蜡，则不成其为诗。再如旧体诗，口语入诗尚多阻隔，加之律、绝、词、曲严格的格律要求，非有专门学养者难以为之，确因“不易学”使人敬而远之。其实，就语言论，无论今古，总要与所处时代适应。唐有“老姬解诗”之说，清有“我手写我口”之论，岂有当今极大丰富语汇不可入诗之理？问题是，仍须讲究比、兴之法，仍须讲究炼字、炼句，即运用形象思维。舍